

莫让童年渐行渐远

——电视身体影像对于少年儿童的影响

于 隽

摘要：视觉文化语境中，电视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成为少儿成长的“元叙事”。电视中的身体影像更以直观的“镜中之我”的方式成为儿童、青少年早期教育和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当前，受到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驱使，电视身体影像出现了某些异化的现象，将成人世界的秘密和欲望标准公之于众，直接影响到了少儿的成长，缩短了他们的童年。电视身体影像的文化意蕴和美学品格如何，业已关系到人的培养，关系到人与人、人与自然和社会能否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建立一个绿色的收视空间，创造健康的身体影像，还孩子们童年一个清澈的视野，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并且值得所有电视工作者一同努力。

关键词：身体；身体影像；身体意象

作者简介：于隽，女，讲师，文学博士。（北方工业大学 中文系，北京 石景山，100041）

中图分类号：J9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8-6552 (2010) 01-0072-06

在电视的影像构成中，身体影像无疑是最活跃的因素之一。作为与人类关联最为密切的影像，身体影像传递出独有的生命气息和艺术美感。随着社会进步和媒介技术的发展，当代电视建构的身体影像较之以往有了更加多元、丰富的表达，体现着这个时代对于生命体的认知与尊重。但是其中也不免良莠不齐，尤其在视觉文化和消费文化的驱使促动下，影像中的身体被掺杂了大量窥私性内容、消费性的导引、甚至更有消极堕落的指向，使其成为承载浅薄无味的娱乐化、商业化信息的载体和符号。例如那些曾经在公众视野中讳莫如深的服务于生殖健康及性安全、两性生活的商品宣传广告，如今却在电视屏幕上大行其道；还有某些娱乐节目为了片面追求收视率和商业利益，宣扬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以及所谓“性解放”等腐朽堕落和低级趣味的内容，为观众提供的是成人社会某些“不可以公开的秘密”和低浓度的稀释文化。

当这类扭曲异化的身体影像大量地存现于屏幕之上，又被媒体合理化地示范于公众面前，这对于大众，尤其对那些身心尚处发育阶段、缺乏独立思考和自制能力的少年儿童不免会产生强烈的文化误导。美国媒介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曾在他的著作《童年的消逝》中谈及电子媒介对于儿童的影响。他举例，“十二三岁的少女被设计成非常懂事、性感无比的成年人出现在大众面前，仿佛全然陶醉在色情环境里”，“放眼望去，人们不难发现，成人和儿童在行为举止、语言习惯、处世态度和需求欲望上，甚至身体的外表上，越来越难以分辨了”^{[1](3)}，儿童正在趋近于成人化，人类的童年正在面临“消逝”的危险。

可以说，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是向儿童示范“成人化”标准的始作俑者，而电视中传播的承载过度成人信息和不良内容的身体影像更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电视艺术发展繁荣、电视身体影像表现丰富的今天，我们似乎有必要对存现于其中的内容进行理性鉴别与梳理，认清它们将给观众、尤其是缺乏文化鉴别能力的少年儿童带来怎样的生理、心理上的影响。从而努力在创作和播出上把关，

在促进艺术兴盛的同时不忘留给孩子们一片保有童真、童趣的纯净空间。

一、电视身体影像对于少年儿童的示范

在《童年的消逝》“自序”中，尼尔·波兹曼引用了一位叫约瑟夫的小学生读者写给他的感言，约瑟夫说到“童年没有消逝，因为我们看电视，我认为一周五天上学才是荒废童年”^{[1]（序3）}。尼尔·波兹曼的引言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在现今，儿童对于电视的需求和依赖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候，以印刷文化为基础的学校教育，正在经受电子媒介制造的“读图时代”的挑战，电视的图像叙事正在取代文字的地位成为儿童们成长的“元叙事”^[2]。

北京市的一份调查显示：“5-6岁的孩子中，88%会独立操作电视，每天收看电视的幼儿占调查人数的91.6%。”^[3]。可以说，电视媒介以其方便操作、普及率高等特性早已成为少年儿童接触频率最高的媒介。最重要的是，与文字阅读相比，电视不像印刷媒体那样需要学习知识，积累阅读能力方可掌握，它是一种敞开大门的技术，不存在物质、经济、认知和想象力上的种种约束。6岁的儿童和60岁的成年人具备同等的资格来感受电视所提供的一切。电视不设门槛却可以生动、直观地“阅尽人间无数”的特性是吸引少年儿童观看的主要动因之一。而飞速发展的电子媒介构造的试听环境更促使了大众对于电视媒介的偏好和依赖。

在电视内容中，身体影像是最容易被少儿接受和模仿的影像。在电视上，话语是通过视觉形象进行的，而身体的影像又是最生动、活跃的形象。“当我们面对着打开的电视的时候，我们的视线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渴望着遭遇身体。如果我们的视线在屏幕前停留了三分钟以上仍然没有与身体相遇，我们便会隐隐地产生一种焦虑和不安，我们对身体的期待会越来越强烈，我们会在下意识中加快对身体的搜寻”^[4]，如果电影或者电视的镜头在杳无人烟的荒漠逗留得太久，人们就会感到不适——这是身体的匮乏导致的视觉不适”^[5]……

身体影像之所以让人们如此关注，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从心理学角度，观众对于身体影像的钟情源自于观众身体与身体影像所建立的内在亲近感。拉康的“镜像”理论认为，在镜子面前，婴儿以不完整的身體镜像为媒介，产生出作为想象的“我”的雏形，对自我镜像进行认同。比较一下，不难发现，婴儿在镜子前感觉到的“镜像之我”与电视观众在屏幕前体验到的身体影像颇有相似之处。屏幕仿佛就是一面镜子，由丰富、立体的声画语言建构的身体影像具有一种特殊的“号召力”，让观众易将自己设身为屏幕中的人物，随着剧情或者节目心情起伏，从而获得一种“替代的快感”。其二，从传播学角度来看，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环境，没有哪一个人可以根据单纯的亲身经历完整地描述庞大的现代社会。人们有意无意地渴求一个可以信赖的社会镜像帮助自己达到经验的完善。透过媒体去学习和窥探别人的行动，从而建构自身的“身体意象”^①，不失为最快捷、方便的办法。而无论是反转映照、自我混同，还是学习和模仿，身体影像的价值对于身心尚未成熟的少年儿童来说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经历浅、活动范围有限，使他们热衷于模仿；而家长对于媒介的使用、喜好的示范，也更使得孩子们和家长一同迷恋这些经由电视构造的身体幻象。不少家长给孩子购买类如“天线宝宝”等视频资料教导他们行为处事，也正是体验到了电子媒介“身教”的力量。

当然，少儿可以跟着电视中“天线宝宝”去行为动作；也可以随着身着泳装的性感女郎一起舞蹈；

① “身体意象”（body image）这个概念是由 P. Schilder 于 1935 年提出来的，他后来在《人体的意象与外观》（The image and appearance of human body）一书中将“身体意象”定义为：个体中心对自己身体的描绘，换句话说，就是个体怎么看自己的身体外型。Schilder 认为身体意象时个人脑海中，对自己整个身体所形成的心理形象（mental pictures）。包含了身体和知觉（body perception）与身体概念（body concept）

也可以踩着妈妈的高跟鞋用稚嫩的嗓音说“做女人挺好”……其实屏幕中的各色形象、行动在少儿的头脑中是没有严格的文化区分的，他们最初只是本能地模仿。但是，电视毕竟是一种强势媒体，身体影像呈现在电视屏幕上，就被无形中赋予了合法地位。影像也不仅仅只是影像，更是一种示范，一种公开的示范。这种示范堂而皇之地充当了现今时代少年儿童早期教育的摹本。当那些一点一滴的模仿，化为孩子们自然而然的行动被带入真实生活时，成年人也许才会突然发现那些在少儿生命最初版图上留下的影像印记原来是那么深刻、不容小觑。

二、身体影像的异化特征与童年的缩短

作为对于少年儿童成长具有重要示范作用的电视身体影像，在电视技术飞速发展的媒介实践中，被包装、演绎得愈加美轮美奂，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也愈加成为观者眼中仰慕的对象。然而，电视屏幕中的身体影像并不就是身体本身，而是被影视技术塑造、被影视文化选择和建构的“影像的身体”。就像英国艺术史家约翰·伯格所说的那样，“所有影像都是人为的”^[6]，它们“拥有真实的内容，对应真实的需求，但也仍然保留着虚假的形式和欺骗性的外表”^[7]。被电视媒体创造或者建构的身体影像，其背后承载着现时各种各样的文化信息，这些文化信息也正在通过生动的身体影像向大众悄然暧昧地表露心迹。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处于文化转型期的当代社会，身体在摆脱了理性压抑获得自我解放的同时，又受到消费主义、大众文化的诱引，成为欲望的符码，并由此构造出裹挟着商品信息、消费示范、娱乐榜样的身体影像，呈现出种种异化的影像范本。

这些对于少年儿童身心成长足以构成重要影响的异化范本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偶像与“造星”的身体影像对于少年儿童“成功观”的影响。

近年来，受商业利益和媒介利益的驱使，以《超级女声》为代表的“平民造星运动”在各个电视台风气云涌。造星运动推出的“偶像”和媒体的聚焦点不再是人的内在精神，而是具有可观赏性的身体。在造星运动中，成功的选手主要在于成功的身体运作，而未必是专业实力。“能把邓丽君的《月满西楼》唱得技惊四座的王媿，比不过上蹦下跳的安又琪；能飙出玛丽亚·凯莉式海豚音的张靓颖，就玩不过拿着话筒摆 pose 的李宇春……”^[8]。此外，奇观化、特异化的身体也更容易在节目中“出人头地”。“红衣主教”、“红花教主”、“芙蓉姐姐”们在不设门槛的选秀机制中轮番登场，展现他（她）们奇观化的身体，即便不能在比赛规则中胜出，但是只要足够吸引媒体的眼球便可以收获各种利益。无论是美还是丑，造星运动所要传达的就是成功的获得并不困难，只要你敢“秀”，“秀得夸张”。而媒介更可以借此大搞“事件营销”，可谓一举双得。

经典叙事中崇尚时代精神的“英雄”在此失语，取而代之占据了舞台中心的是“偶像”的新生与存在。造星运动示范了一种情境，那就是塑造明星化、奇观化的身体更容易达到成功和“一夜成名”。并且只要参加这样的节目成为优胜者，风光豪华的生活便唾手可得。这些被电视构造的身体幻象对于此类节目的主要受众——青少年观众具有极大的诱惑力。青少年难免会幻想通过这类节目不劳而获，拒绝付出艰苦的心智劳动。于是近年来，将造星这一游戏规则视为通往艺术大门的“捷径”，放弃手边的学业，放弃进入专业轨道进行艺术修炼的途径，争相进入“一夜成名”的投机行列的青少年、少年儿童大有人在。而孩子们争相追摹的“平民偶像”说到底却是为文化工业和大众媒体获取商业利益的工具。幼小的心灵被涂抹上了浮躁、投机取巧的心态，在他们稚气未脱的面孔中也被刻写上了充满大众意义的对于名利的欲求和渴望。“成功观”是一个人生进步和社会追求的动力，被功利和投机涂抹的“成功观”难道不是成人世界制造的丑陋范本？

其二，性感、美丽的身体示范对于少年儿童成长无形的规训。

有学者称，在后现代主义侵袭下的当代社会“身体已经成为各种符号彰显身份的最佳展示”^[9]。作

为“消费社会最美的商品”^[10]，身体已经被大众文化赋予了明确的价值观——现实中的躯体越是接近青春、苗条与性感的理想模式，它的交换价值就越高。电视中大量的美容、美丽节目将“不甚完美”的身体予以改造：告诉你要怎样在波西米亚的流行风潮中更有个性，男人要怎样锻炼才会拥有施瓦辛格的身材，女性的三围达到如何尺度才能让男人更加满意……并且大量的广告、购物节目也在示范唯有下定决心修改自己的身体，才能成为具有欣赏价值和经济价值的身体工艺品，得到社会的“尊重”与“认同”。在这些以传递美丽、制造美丽身体为借口的节目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对于身体多样性的摒弃、对于身体自然性的摧残、以及在其背后招手的益诱惑。

而当这些几乎具有说教意味身体影像呈现在孩子们面前时，他们毫无戒备地把广告说服、商品代言当做了塑造个人身体意象的范本。《超级女声》遴选出的小偶像转身就一改清纯的学生气，变出了一张明星脸；儿童节目《超级少年》中的小选手身着小号比基尼演绎辣歌热舞；广州的一个9岁的小女孩面对媒体坦言“自己喜欢被别人夸做‘性感’”^[11]……成人“商品化的身体”、“美丽的复制品”通过电视的传播无形中成为了孩子成长参阅的重要示范。本应充满个性和差异的童真、童趣的身体变成了微观的“成人身体”。难怪梅罗维茨在《消逝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中慨叹，“进入电视时代后，儿童似乎不像‘孩子’，他们说话、穿衣和行为比过去都更像成年人，传统儿童和成人的分界线消失了”^[12]。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节目中美丽的身体影像是一种统一化的范本，这对孩子的多样性发展极为不利。长此以往，我们所倡导的身体的自由和解放，又将在孩子们的成长中降落为经由现代工业炮制的“单向度的人”。

其三，少儿身体主体性的缺失与少儿身体成长的失向。

目前，在电视屏幕中，能够称得上精品的儿童电视节目屈指可数，电视基本上是成人化节目展演的平台，这直接导致了少儿身体影像的主体性缺失。在很多成人节目的场景中，儿童穿着漂亮的衣服、唱歌跳舞，但他们却并不是演出的主体，而是节目的陪衬，是明星、大腕们的伴唱、伴舞。这种边缘化、点缀的影像形象的比不过作为主体的成人、明星的光芒。相形之下很难让电视机前的小观众予以认同。

不仅如此，在为数不多的少儿节目中，孩子们的身体也并非是自己表达意愿的主体，儿童电视节目中普遍存在着一种成人霸权的倾向：节目的“议题”由成人主观设定，观察视角的成人化，主持人角色的教师化，节目语言的成人腔，风格的说教味等等。儿童所做的、所说的都是成人引导的，儿童并不真正理解他们所说、所做的事情的意义，他们像机器一样被成人操纵。在某些儿童节目中，担任主持人的成人还在以成年人的审美标准诱导孩子。如，在一档儿童选秀节目中，主持人饶有兴致地问孩子们：“什么叫老公”、“什么叫老婆”、“你想找谁做你的男朋友？”当得到孩子们的回答后，主持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还不时为孩子们指点迷津，告诉男孩子“要长得更强壮，要敢于英雄救美，这样才会赢得女孩子们的喜欢。”在成人的诱导和挤压下，少儿本可以从屏幕中获取的同龄人的身体成长示范被无形中取消和替代了。

在上述异化的身体影像面前，少儿的童年无疑被大大地缩短了。一些成人世界的名利观随着身体影像的示范而渐入这些年轻的生命当中，使少儿逐浪虚名，——丧失了童真；被消费社会、大众文化统一规训的理想身体范式使他们的身体过早地“成人化”——丧失了童趣。本应丰富多彩的、纯净天然的童年被刻写了太多成年人的印记、甚至是成年人也无法坦然面对的不良印记。

此外，更加令人担忧的还有一些电视节目将某些色情、暴利的身体影像公之于众，被是非辨别能力弱的少年儿童不加取舍地予以吸收，最终导致了令人心痛的青少年犯罪现象。对此，荧屏上暴力和色情的身体影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媒介色情与其他各种社会因素交织在一起，正在断送未成年人的花季年华”^[13]。

在目前,国内的少儿电视作品,无疑是电视产品中最不被人重视的。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看,都难以满足未成年人旺盛的文化需求。这使得孩子们不得不与青年人、甚至与成年人一道去观看“成年人的童话”。而在没有分级制度的电视体制中,电视节目还尚不能做到“老少咸宜”。从这个意义上讲,净化荧屏,扫除低俗之风,让阳光朗照进身体是刻不容缓的。鲁迅先生在半个世纪前那一声“救救孩子”的呐喊,在今天似乎依然有利于我们的社会!

三、成全天然之美,找回身体诗意的栖居

《庄子·人间世》有言:“人谓之童子,是之谓与天为徒。”^[14]“童子”在此指的是孩童。少儿与天为徒,体现了孩子天真未剖、与天地万物浑然同体的本然存在。这里描绘的是少儿在童年时代的一副率性任真、游弋天然的生命画卷。在电子媒介参与少儿“童年叙事”的今天,电视应当传播和表现天真烂漫、稚气未脱的儿童身体图景,不仅带给孩子更多充满童真、童趣的示范和遐想,更给成人社会带来童年的怀想和真挚纯净的意象空间。

福柯认为,身体是个人与社会、与自然、与世界发生关系的最重要的中介场域,是连接个人自我同整个社会的必要环节。电视对于儿童社会化进程的指引也应当从身体入手,带给孩子们对于身体的认知与呈明。身体是生命的载体,是生命的呈现和在世方式。如同梅洛·庞蒂所言,身体是肉体,但却绝不是抽空了意识的肉体,而是饱含精神的、意识的、有灵气的、“现象的身体”。生命的存在,既不应是传统中肉体与灵魂二元对立下的灵魂的宰制,也不应是影像时代肉身凸现的欲望的控制,承载生命的身体应当是身心交融的整全的存在。在当代电视的身体影像创作中,最大的问题在于过度强调了肉身带给观众的感官刺激,而忽视了肉身中所应蕴含的精神指向,忽视了艺术理应带给人们的认识启迪和灵魂升华,更忽视了儿童在面对一个充斥着身体欲望的环境中的手足无措。

正如文学是人学一样,电视艺术也是人的艺术。少儿是成人的起点,对于他们塑造的成功与否,不仅关系到他们拥有怎样的童年,更关系到他们将拥有怎样的人生,我们将拥有怎样的社会。因此,建立一个绿色的收视空间,创造健康的身体影像,还孩子们童年一个清澈的视野,亟待解决,并且值得所有电视工作者一同努力。

首先,要求电视从业人员保有文化自觉意识,扫除低俗之风,净化屏幕。文化自觉就是要求电视工作者自觉抵制市场经济带来的媚俗、低俗之风。既避免通过制造视听奇观去“化钱”,又避免通过制造身体的快感去刻意迎合大众。媒体人不能完全放弃自己的社会历史使命和文化使命,不能放弃自己的个性和独创性,而将自己降为商品生产流水线上的制造商。面对国家广电总局清除电视节目中低俗化身体影像的种种条款和禁令^①,广大电视工作者应当借此机会开展批判性反思,提高自身文化素养和审美修养,为影像注入更多的人文内涵,摆脱外在有形无形的束缚,使电视文化的发展始终保持一种健康、持续发展的状态。

第二,电视创作还应更多关心少儿成长,创作能够引导儿童健康成长的电视节目。目前的荧屏中精品儿童节目为数不多,许多儿童节目不能真正的打动、感动儿童。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制作者不太了解儿童的心理特点和需求,多以成人的视角和观念来创制儿童节目,而不是真正的反映儿童的生活实际和真实的心理特点。甚至形成了“儿童节目儿童不愿看”的奇怪现象。因此,在增加数量的同时,还必须提高少儿节目的质量和吸引力。少儿节目制作者应秉承“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

^① 从2006年3月开始,国家广电总局频频出台规则和“禁播”令,被限制和叫停的娱乐节目当中大都是因为其中异化的、低俗的身体影像出了问题,详见《2008年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之“广播电视反低俗机制与对策研究”,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

实际”的创作态度去关注少儿，组织电视制作人员、心理学和教育学专业等共同投入到高质量少儿电视节目的开发中来。

少年儿童是未来和希望，充满童真、童趣的儿童应当是这个社会无比珍视的亮色。电视对儿童的影响是一柄双刃剑，如果利用不当，会对儿童的社会化进程造成无可挽回的负面影响；如果利用得当，也可以成为儿童教育的有效途径。在消费社会诱惑颇多的当下，还是需要全社会一起穿越利益迷雾，坚守文化自觉意识，打造纯净的收视空间。尤其创造出更多蕴含自由、积极、健康精神指向的身体影像，这就是大卫·格里芬说的人与自然的“复魅”，也就是海德格尔说的“天地人神”和谐共在的“诗意的栖居”！惟其如此，才能示范给孩子们一幅幅身心交融、和谐与共的美好图画，为他们创造一个有声有色、更加美好的童年。

结 语

电视是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它面对所有年龄层、文化层的观众实现它的娱乐、和认知功能。单单针对一个年龄层实施其传播功能是不现实的。电子时代的少儿借助电视来观察、了解整个社会，但并不意味着电视要把所有东西向儿童一股脑全盘托出，而是应该适时、适地面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投放不同的内容。目前，针对儿童收视，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采取了不同的分级制度，家长可以根据电视节目的等级划分进行一些“控制”，尽可能地保证子女健康成长。这对滤除影响童身心健康的内容和影像不无裨益，或许这也是值得我们进行学习和效仿的。

参考文献：

- [1] (美) 尼尔·波兹曼. 童年的消逝 [M]. 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3. (序 3)
- [2] 胡申生. 当代电视社会学 [M].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116.
- [3] 陈月华, 王妍. 传播美学视野中的界面与身体 [M].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8 年. 103.
- [4] (英) 约翰·伯格著. 观看之道 [M]. 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2.
- [5] (英) 罗杰·西尔弗斯通. 电视与日常生活 [M]. 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240.
- [6] 梅文慧. 快乐电视选秀——解码“超级女声”引发的选秀现象 [M]. 北京：团结出版社. 2007 年. 52.
- [7] (法) 让·波德里亚. 消费社会 [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139
- [8] (美) 约书亚·梅罗维茨. 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 [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217.
- [9] 陈鼓应. 庄子今注今译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 23.
- [10] 金丹元. 后现代消费语境下当代身体文化的审美观照与理性超越 [J]. 中州学刊. 2005, (3)
- [11] 胡建成, 胡红宇. 让媒介色情远离孩子 [J]. 《中国保安》. 2002 (1)
- [12] 梁健敏, 龙成关. 广州儿童掀拉丁舞热, 女童称喜欢别人夸性感 [N]. 信息时报. 2008-1-5.
- [13] 张晶, 范周. 当代审美文化新论 [A]. 谭旭东. 电视文化的实质及其对童年的影响.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179.
- [14] 汪民安. 身体的文化政治学 [A]. 南帆. 身体的叙事. 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219.